

金匱要略淺注補正

金匱要略淺註補正卷三

漢張仲景原文

閩長樂陳念祖修園淺註

男

蔚古愚

元犀靈石

仝校字

蜀天彭唐宗海容川補正

男

蔚古愚

仝校字

血癥虛勞病脈證并治第六

問曰血癥之病從何得之。師曰夫尊榮之人。

形樂而志苦故骨弱形樂

肌膚盛

然骨弱則不能耐勞

重因疲勞

則汗出

汗後愈人臥不時動搖如被微風遂得而之

是為血癥

但以血癥人兩手脈本自微濇

一見脈

其陽之不足一見脈濇則知於寸口以左寸之心主榮右寸之肺主衛也今診其關上口而小繫

繫為邪微又合各部之微

其陰必得氣通而

血方可循其度

然骨弱則氣不固若

重因疲勞

宜鍼引陽氣令脈和緊去則愈。

此言血癥之症由於質虛勞倦列於虛勞之上與他癥當分別也。

正曰以志苦解骨弱既非尊榮人之定情亦非致骨弱之定理脈微濇在寸口是一句注將微濇分屬六部而在寸口三字謂是邪入心肺不免添設關上小緊據下節寸口關上尺中分論則知關上即指關脈而言注謂是關上之寸口實屬矯強謹按此節文頗明順何必如是之鑿吾特解之曰血癥之証從何得之師曰夫尊榮人居安處逸腎陽不振則骨弱飲食甘美脾陰有餘則肌膚盛重因疲勞腎陽外泄肌膚不固而汗易出卧時或輾轉帳幄有所搖動受微風陽不能衛陰不能固遂得血癥身體

疾痛麻木等症。診其脈必微濇。見於寸口知其陽虛也。關屬中土。關上小緊。知其肌膚為寒所滯致陰血凝滯之故。合論之。總是氣虛血滯。故宜鍼引陽氣令微濇之脈和而小緊之脉去。則愈。富貴人確有此種病也。修園之註欠明。

血痹 症脉之陰陽俱微。前言微濇。今言微而不寸口。脉在關上亦微。尺中小緊。 前言緊在關上之寸口。今言自榮衛而入。故緊止見於寸口。既入之後。邪搏於陰而不去。故緊又見於尺中也。非前後矛盾也。非左右矛盾也。 外證身體不仁。雖如風痹之狀。其實非風。以風以 黃耆桂枝五物湯主之。方云。陰陽形氣俱不足者。勿刺以針。而調以甘藥。茲方和藥之。帶助衛之行。甘藥中亦寓針引陽氣之意也。

此節與上篇合看。其義始備。其方即桂枝湯。妙在以耆易草。倍用生薑也。

正 曰。關上二字。註仍指寸口言。實為矯強。吾特解之曰。血痹証陰血凝滯。由於陽氣不達之故。其脉自應陽。寸陰尺俱見微象。或寸口關上兩部脉皆微。而尺中獨見小緊。亦是陽氣虛。陰血滯之象也。寸口關上尺中。明是二部對舉。何得誤關上。仍作寸口解。

黃耆桂枝五物湯方

黃耆三兩

芍藥三兩

桂枝三兩

生薑六兩

大棗十二枚

右五味。以水六升。煎取二升。溫服七合。日三服。

元犀按。內經云。邪入於陰則為痹。然血中之邪。以陽氣傷而得入。亦以陽氣通而後出。上節云。宜鍼元犀按。引陽氣。此節而出此方。即以藥代鍼引之意也。又按此即桂枝湯去甘草之緩。加黃耆之

強有力者於氣分中調其血。更妙倍用生薑以宣發真氣。氣行則血不滯而病除。此美倡婦隨之理也。

虛勞病其機一見於脉。即當早治。

夫男子平人脉大。內損腎精。勢將

為勞。脈極虛。為肌絕勞役過度。內損脾氣。

亦為勞。

此以大虛二脈。提出虛勞之大綱。意者腎精損。則真水不能配火。故脈大。脾氣損。則穀氣不能內充。故脈虛。二脈俱曰為者。言其勢之將成也。難經云。損其脾者調其飲食。適其寒溫。損其腎者益其精。未雨綢繆。其在斯乎。

虛勞病見於脈者。尚隱而難察。而徵之於色。則顯而易見。男子面色無華薄。王氣不布。渴及失血過多而亡血卒。其外精拿於內之急証。可不畏哉。

此言望色而得其虛。又當參之於脈。而定其真虛與否也。

男子勞而傷陽。陽脈虛沉弦。不關外無寒熱。但短氣裏急。小便不利。面色白。為陽陽之易見者。人可共知。而上虛則眩。當隨時見其目瞑。走有時。陽虛陰必兼。見為刃。丹田氣海。闢元等穴。少腹滿。此為勞而傷使之然。○勞而傷之為病。陰病而陽之為病。虛虛陽。愈其脈浮大。手足煩。春夏木火炎盛之際。氣浮劇。秋冬金水相生之候。氣欲差。陰虛而陽微。故陰寒精自出。精而骨漸瘦削。不能行。此為勞而傷之。陰使之然。○男子精氣交虧。脈浮弱。精而脉濶。為得天之稟不足。當冷。

此三節。首言勞而傷陽。是承第一節。脈極虛為勞句來。次言勞而傷陰。是承第一節。脈大為勞句來。三

言精氣俱虧。本於賦稟。是承第一節脈浮裏虛也。二句來。然陰陽有互根之理。天定勝人。人定亦可勝天。此中調燮補救之道。良醫功同良相。若熟江湖經走富貴門者。恃有八仙長壽丸。六八味丸。左右歸丸。人參養榮湯。補中益氣湯。金水六君煎。百花膏。加味歸脾逍遙散等之捷徑。不必與言及此也。

正 曰。脈虛沉弦一節。是言陰虛。脈浮大一節。是言陽虛。注謂上節亦是傷陽誤也。蓋沉弦在裡。陽鬱於內也。故其外無寒熱。面色白。雖似虛寒。而其裏急小便不利。目瞑。兼劖少腹滿。俱見內熱壅發之症。是陰虛非陽虛也。其第二節。脈浮大為在表。陽浮於外也。陽外浮則陰孤於內。故陰寒精自出其外。雖見手足煩。而其內陽虛也。兩節互勘。極其精細。淺註混而無別。於脈証殊有不合。

以上各證。雖有陰陽之殊。而總不外一虛。於虛中求一真。而且當知有精氣神三寶。於精氣神中求一真。投治則惟有桂枝龍骨牡礪湯一方。謂為失精家之主方。而以上陰陽互見之證。亦在其中。亦且精氣神之為病。千變萬化。無不總括其中。夫腎主閉藏。失精家。過於殊少。腹弦急。前陰為宗筋之所聚。氣隨精而過泄。故陰頭無氣。肝開竅於目。肝之華在髮。肝藏血。髮落。微之於脉。脈極虛芤遲。遂為清穀乾枯。亡血虛失精。然失精家脈虛。肝腎者。血之餘。肝腎虛。故失精。女子為陰虛。不得夢交。桂枝龍骨牡礪湯主之。關陰陽造化之微。與小建中等方相表裏。

用得其法。則頭頭是道矣。

此為陰虛者出其方也。其方看似失精夢交之專方。而實為以上諸證之總方也。時醫止知桂枝為表藥。龍牡為瀆藥。妄測高深。皆不讀神農本草經之過也。自夫失精家至桂枝加牡礪湯止。隱承第一

節脈大為勞。意言虛陽盛而真陰虛者。故以脈之浮大邊為主。而間有沉弦微緊者。仍露出陽衰之象。蓋以陰根於陽。陰病極則並傷其陽也。故其方以桂枝湯調陰陽。加龍骨牡礪以專滋其陰。可知陰虛中又有陰陽之分也。故小注中多以陰陽分析。

又按小品云。虛弱浮熱汗出者。此方除桂枝加白薇附子各三分。名曰二加龍骨湯。蓋以桂性升發。非陰虛火亢者所宜。况此證之汗。因虛陽鼓之而外溢。必得白薇之苦寒澑火。即是養陰。附子之辛熱導火。亦是養陰。功同腎氣丸。但腎氣丸金匱中五見。皆從利小便中而治各證。不若此方之泛應曲當也。究之偏於陰虛者宜此。否則原方及小建中等方。陰陽並理。面面周到。可謂入神。唐王焘外臺秘要多用仲師小品有正曰。此論陽虛不能收攝精血。故脈見虛芤。陽浮於外而不飲也。微緊者虛寒也。故主用桂枝龍牡湯。修圃註此是治陰虛。誤人不淺。

桂枝龍骨牡礪湯方

桂枝

芍藥

生薑各二兩

甘草二兩

龍骨

牡礪各三兩

大棗十二枚

魏大議論今人以澁止脫四字盡之何其淺也

右七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男元犀按龍者。天地之神也。龍骨者。龍之所脫也。海者。水之所歸也。牡礪者。海氣之所結也。古聖人用此二味。

小品云。虛弱浮熱汗出者。除桂加白薇一兩五錢。附子一兩。名曰二加龍骨湯。徐氏云外證得之能解肌去邪氣。內證得之能補虛調陰陽。加龍骨牡礪者。以失精夢交為神精間病。非此不足以歛其浮越矣。

元犀

按徐忠可以龍骨牡礪。欲其浮越四字括之。未免以二味為滯藥。猶有人之見存也。吾於龍之飛潛。見陽之變化莫測。於海之潮汐。見陰之運動不窮。龍骨乃龍之脫換所遺。牡礪乃海之精英所結。分之為對待之陰陽。合之為各具之陰陽。亦為互根之陰陽。難以一言盡也。

天雄散方

天雄

三兩

白术

八兩

桂枝

六兩

龍骨

三兩

右四味杵為散。酒服半錢。日三服。不知稍增之。

按天雄藥鋪無真。當以大附子代之。

尤在涇云。此疑後人所附。

為補陽攝陰之用也。

男元犀按尤注未確。先君移於八味腎氣丸方之後而詳注之。可謂發前人所未發。

元犀

按此方雖係後人採取。然却認出春之脚陽之家。而施以大溫大補大鎮納之劑。可謂有膽有識。方中白朮入脾。以納穀。以精生於穀也。桂枝入膀胱。以化氣。以精生於氣也。龍骨具龍之性。龍致水以海為家。蓋以精歸於腎。猶水歸於海。而龍得其安宅也。深得難經所謂損其神者。益其精之旨。然天雄不可得。可以附子代之。斷不可泥於小家天雄主上附子主下之分。

補

曰。上二方皆陽虛失精之治。今多陰虛失精者。不可誤用此方也。凡用方當考實。切勿註贊其妙。而亡其實也。此方與桂枝加龍骨牡礪治証同。桂枝湯天雄更能溫腎。言外見此與前方相繼成功也。

若移於腎氣丸之後。則誤矣。

男子平人脈虛弱細微者。

元陽不足矣。陽不足則不能衛外而爲固。且陽喜盜汗也。人年五六十。陽氣就衰。

脉不宜其病脈反大者。

非真陽之有餘。乃虛陽之上亢。病而陰不能自長。陰亦不足。故不能自守。而

於中腸鳴火熱。以勞而上逆。上逆則馬刀。

生於頸。俠癰者。皆爲勞得之。與痰相搏。而生於腋下。爲

脈沉小遲。三者相並。是陽氣全虛。故名脫氣。

乃空氣。氣脫則無。其人疾行。則氣竭而喘喝。陽虛則寒。寒感於外。則

則塘泄。食不消化也。

脈輕而重。按大弦則爲陽微減。大則爲外感。小則爲內減。則自振爲中虛。虛寒相搏。此名

爲革。革脉不易明。以弦減芤。虛二脉形客之。則不易明者明矣。見此脉者。婦人則胎而

半產。不能安。經而漏下。男子不能統血。則失精。精則亡血。不能藏。失精則亡血。精則

自男子平人脉虛弱微細起至亡血失精止。隱承第一節脈極虛亦爲勞意。分四小節。言虛陰盛。而真

陽衰者。故以脈之沉緊弦細邊爲主。而間有芤大者。仍現陰虛之象。蓋以陽根於陰。陽病極。則並傷其

陰也。小注中以陰陽分疏。即此故也。下一節約其大要。以出方。再下一節。從前方而推進一步。再下一

節。以陰陽之總根在下。舉一小腹一小便。以示一隅之舉也。

正曰。脉大者。陰虛而陽浮也。陰血不能養經脉。則痺。俠背行老人之喜捶背者。是也。馬刀俠癰。是肝

血不養筋之病。腸鳴亦有熱証。脾陰不化。腸枯澀而氣不暢。此証亦多。修園錯認。腸鳴爲寒。故注不的

確。不知此與下沉小遲。乃一陰一陽之對子。此辨脉大下節脉小。此是陰虛。下是陽虛。互勘自明。幸勿

混誤。按仲景論。証陰陽俱有修園偏於從陽。故多差誤。論脉尤葛藤。

陽虛之證。前論頗詳。茲再約其大要。而出其方治。肢口咽則氣虛而燥。為四肢痠疼。手足煩熱。腹中痛。夢失精。如元陽之氣不能內充。約其大要。而出其方治。虛勞病。如元陽之氣不能外充。四肢痠疼。手足煩熱。腹中痛。夢失精。如元陽之氣不能外充。四肢痠疼。手足煩熱。腹中痛。夢失精。如元陽之氣不能外充。又云調以甘味。以小建中湯主之。

此為陽虛者。出其方也。然小建中湯。調其陰陽。和其榮衛。建其中氣。其用甚廣。附錄尤注於後。尤在涇云。此和陰陽調榮衛之法也。夫人生之道。曰陰曰陽。陰陽和平。百疾不生。若陽病不能與陰和。則陰以其寒。獨行為裏急。為腹中痛。而實非陰之盛也。陰病不能與陽和。則陽以其熱。獨行為手足煩熱。為咽乾口燥。而實非陽之盛也。昧者以寒攻熱。以熱攻寒。寒熱內賊。其病益甚。惟以辛甘苦甘。和合成劑。調之使和。則陽就於陰。而寒以溫。陰就於陽。而熱以和。醫之所以責識其大要也。豈徒云寒可治熱。熱可治寒而已哉。或問和陰陽調榮衛是矣。而必以建中者何也。曰。中者脾胃也。榮衛生於水穀。而水穀轉輸於脾胃。故中氣立。則榮衛流行。而不失其和。又中者四運之軸。而陰陽之機也。故中氣立。則陰陽相循。如環無端。而不極於偏。是方甘與辛合。而生陽。苦得甘助。而生陰。陰陽相生。中氣自立。是故求陰陽之和。必於中氣。求中氣之立。必以建中也。

徐忠可云。勞字從火。未有勞症而不發熱者也。又勞字從力。以火能蝕氣。未有勞症而力不疲者也。人身中不過陰陽血氣四字。氣熱則陽盛。血熱則陰盛。然非真盛也。真盛則為氣血方剛。而壯健無病矣。惟陰不能與陽和。陽不能與陰和。故變生以上數節所列之症。陰陽中更有陰陽之分。寒熱互見。醫者

當如堪輿家按羅經以定子午。則各向之宜忌。以及兼鍼之可否。無不可按法而行矣。至亡血失精。陰虛陽虛皆有之者。陰極能生熱也。故見脈在浮大邊。即當知陰不能維陽。腎為陰之主。務交其心腎。而精血自足。見脈在細小邊。即當知陽不能勝陰。脾為陽之主。即補其中氣。而三陽自泰。故仲景特拈此二大扇。以為後人治虛勞之準。至陰虛熱極而燥。此虛勞之壞證也。朱奉議刪出滋陰一法。授庸醫以耽延時日。依阿附和之術。大失治虛勞正法。後人見滋陰亦有愈者。乃用參不用參。聚訟不已。豈知仲景以行陽固陰為主。而補中安腎分別用之。不專恃參。不專滋陰。為恢恢遊刃也哉。按陽虛陰虛。古人亦有是說。而朱紫之最混者。薛立齊倡之。張景岳和之。至於今止知多寒者。可施者。木薑附等為陽虛。多熱者。可施地冬歸芍等為陰虛。而斯道掃地盡矣。余於前注。亦以陰虛陽虛分析。然而裏急腹中痛。四肢痠疲。手足煩熱。脾虛也。悸心虛也。動肝虛也。男元犀按血從清道出為鼻涕。從濁道出為吐任督之脈。皆失精腎虛也。咽乾口燥。肺虛也。五臟皆屬於陰虛之病。然內經云。脾為陰中之至陰。又云陰病治陽。故必先以溫藥建其脾土。而五臟皆陰。故謂為循環而受益。謂為陽虛。蓋以陰失陽而虛也。

男元犀按此注又從前注深一層立論。陰虛陽虛分解。猶是為中人以下說法。

小建中湯方

桂枝 三兩

甘草 二兩

芍藥 六兩

生薑 三兩

鰥糖 一升

大棗 十二枚

右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納膠鴟。更上微火。消解。溫服一升。日三服。

〔張心在云。肺損之病。多由五志生火。銷鑠金臟。咳嗽發熱。漸至氣喘。側眠。消瘦羸瘠。虛證交集。咽痛失音。而不起矣。壯水之主。以制陽光。王冰成法。於理則通。而多不效。其故何歟。竊嘗觀於爐中之火。而得之。炊飯者。始用武火。將熟則掩之以灰。飯徐透而不焦黑。則知以灰養火。得火之用而無火之害。斷斷如也。五志之火。內燃溫脾之上。以養之。而既自息。方用小建中湯。虛甚加黃耆。火得所養而不燃。全自清肅。又况飴糖為君。治嗽妙品。且能補土以生金。肺損雖難著手。不患其不可治也。然不獨治肺損。凡五勞七傷。皆可以通治。

虛勞裏急。虛急。以反眩悸喘喝失精亡血腹痛諸證不足相因。至以而黃耆建中湯主之。

此一節即前節之證。前節之方。而推廣言之也。

〔尤在涇云。裏急者。裏虛脉急。腹中當引痛也。諸不足者。陰陽諸脉並俱不足。而眩悸喘渴失精亡血等症。相因而至也。急者緩之。必以甘。不足者補之。必以溫。而充虛塞空。則黃耆尤有專長也。

黃耆建中湯方。即小建中湯內。加黃耆一兩半。餘依上法。氣短胸滿者。加生薑。腹滿者。去棗。加茯苓一兩半。及療肺虛損不足。補氣加半夏三兩。

按氣短何以不加人參。胸滿何以不加橘皮。而俱加生薑乎。腹滿加茯苓。以茯苓不根不苗。得氣化而

生。以氣化者氣化。猶為思議可及。而去乘者。恐乘之甘能壅滿。然何以飴糖甘草之大甘。而不去乎。又何以療及肺虛損不足乎。補氣加半夏。更為匪彝所思。今之醫師。請各陳其所見。

元犀按。虛勞裏急者。裏虛脉急也。諸不足者。五臟陰精陽氣俱不足也。經云陰陽俱不足。補陰則陽勝。陽則陰竭。如是者當調以甘藥。又云鍼藥所莫及。調以甘藥。故用小建中湯。君以飴糖甘草。本稼穡作甘之味。以建立中氣。即內經所謂精不足者。補之以味是也。又有桂枝薑棗之辛甘。以宣上焦陽氣。即內經所謂辛甘發散為陽是也。夫氣血生於中焦。中土虛則木邪肆。故用芍藥之苦澀。於土中潤木。使土木無忤。而精氣以漸而復。虛勞諸不足者。可以應手而得耳。加黃耆者。以補其虛塞空實腠通絡尤專長也。

虛勞腰痛。為腎氣虛而不行。小腹拘急。小便不利者。為膀胱之氣虛而不化。以八味腎氣丸主之。

此補言下焦之證治也。八味腎氣丸為溫腎化氣之良方。若小便多者。大為禁劑。自王太僕著元和經。極贊其功。然用者頗少。至薛立齋以之統治百病。趙養葵之醫貫。奉為神丹。李士材張景岳因之。以治本一說。文其模糊兩可之術。誤人不少。又按金匱。於桂枝龍骨牡蠣湯後。突出天雄散一方。與前後文不相連貫。論中並無一言及之。以致各注家疑為後人所附。而不知此方絕大議論。方中白朮為補脾聖藥。最得土旺生金。水源不渴。納穀者昌。精生於穀之義。且又得桂枝化太陽之水脈。天雄溫少陰之水藏。水哉水哉。其體本靜。而川流不息者。氣之動。火之用也。更佐以龍骨者。蓋以龍屬陽。而宅於水。同氣相求。可以斂納散漫之火。而歸根。以成陰陽平秘之道。金匱於虛勞證。窮到陰陽之總根。而歸之於腎。曰腰痛。曰小腹拘急。曰小便不利。略拈數證。以為一隅之舉。恐八味腎氣丸之力量不及。又立此方。

誠為燥石補天手段。其證治方旨俱未發明者。即內經禁方之意。重其道而不輕淺也歟。

八味腎氣丸方

見婦人雜病

虛勞諸不足。風氣百疾。薯蕷丸主之。

此方虛勞內外皆見不足。不止上節所謂裏急諸不足也。不足者補之。前有建中黃耆建中等法。又合之桂枝加龍牡等法似無刺義。然諸方補虛則有餘。去風則不足。凡人初患傷風往往不以為意。久則邪氣漸微。亦或自愈。第恐既愈之後。餘邪未淨。與正氣混為一家。或遇有發熱。偶有盜汗。偶有咳嗽等證。婦人經產之後尤易招風。凡此皆為虛勞之根蒂。治者不可著意補虛。又不可著意去風。若補散兼用。亦駁雜而滋弊。惟此丸探其氣味化合。所以然之妙。故取效如神。

薯蕷丸方

薯蕷	三十	人參	七分	白朮	六分	茯苓	五分	甘草	二分	當歸	十分
大棗	百枚	桔梗	五分	杏仁	六分	桂枝	十分	芍藥	六分	白欬	二分
芎藭	六分	麥冬	六分	阿膠	七分	乾薑	三分	防風	六分	神鈿	十分
柴胡	五分	豆黃卷	十分	乾地黃	十分						

右二十一味末之。煉蜜為丸如彈子大。空腹酒服二丸。一百丸為劑。

魏念庭曰。人之元氣在肺。人之元陽在腎。銳利削則難於速復矣。全賴後天之穀氣資益其生。是榮衛非脾胃不能宣通。而氣血非飲食無由平復也。仲景致為虛勞諸不足。而兼風氣百疾。立此薯蕷丸之法。方中以薯蕷為主。專理脾胃。上損下損。至此可以擇持。以人參白朮茯苓乾薑豆黃卷大棗神曲甘草助之。除濕益氣。而中土之令得行矣。以當歸芍藥地黃麥冬阿膠養血滋陰。以柴胡桂枝防風去邪散熱。以杏仁桔梗白芍下氣開鬱。惟恐虛而有熱之人滋補之藥。上拒不受。故為散其邪熱。開其逆鬱。而氣血平順。補益得納。為至當不易之道也。

又有一種心大熾盛。實由肝鬱而成。未能生火。大盛則肝魂不安。此虛勞兼見之症。亦虛勞常有之症。故特為之分別曰。虛勞虛煩不得眠。酸棗仁湯主之。

此以挾火不得眠者。另作一節。上承風氣。下起瘀血。如制義之小過渡法。行文之變換如此。

酸棗仁湯方

酸棗仁 二升

甘草 一兩

知母

茯苓 各二
兩

芍藥 一兩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酸棗仁得六升。納諸藥煮取三升。溫三服。

尤在溼云。人寤則魂寓於目。寐則魂藏於肝。虛勞之人。肝氣不榮。故以棗仁補斂之。然不眠由於虛煩。必有燥火痰氣之擾。故以知母甘草清熱滋燥。茯苓川芎行氣除痰。皆所以求肝之治。而宅其魂也。

也。

補曰酸棗仁湯。註甚精切。其餘方註皆未透。

氣血肉骨筋勞傷。五勞虛極。身羸瘦。腹滿不能飲食。傷其脾胃故也。原食傷。憂傷。飲傷。房室傷。饑傷。勞傷。致其受傷之因或不潤。如鱗甲交錯。視血乾則。兩目黯黑。凡裏急由於虛羸。由於乾血者。以法緩中。乾血者。以法緩中。

法補其虛。其法維何。大黃蘆蟲丸主之。

尤在涇云。虛勞證有挾外邪者。如上所謂風氣百疾是也。有挾瘀鬱者。則此所謂五勞諸傷。內有乾血者是也。夫風氣不去。則足以賊正氣。而生長不榮。乾血不去。則足以留新血。而滲灌不周。故去之不可不早也。此方潤以濡其乾。蟲以動其瘀。通以去其閉。而仍以地黃芍藥甘草和其虛。攻血而不專主於血。一如著預丸之去風。而不著意於風也。喻氏曰。此世俗所稱乾血勞之良治也。血瘀於內。手足脈相失者。宜之。兼入瓊玉膏。補潤之劑尤妙。

大黃蘆蟲丸方

大黃十分

黃芩二兩

甘草三兩

桃仁一升

杏仁一升

芍藥四兩

乾地黃十兩

乾漆一兩

蠶蟲一升

水蛭百枚

蟻螬百枚

麩蟲半升

日有則倉卒難覓矣。乾漆宜炒至煙盡。或以川三七代之。

愚按金匱治虛勞證。通篇兩截看。上半篇言病之自內而出。以陰陽二證為兩扇。間有陰陽二證之互見者。為陰陽互根之道。論中用筆神妙。須當細心體會。村學師談制義。謂為羅紋體。而漢文早已備其法耳。下半篇言病自外而來。以風氣百疾。勞傷血瘀二證。分為兩扇。蓋以風氣不去。則正氣日衰。瘀血不去。則新血不生。久則致成勞證。風氣固自外而來。而血瘀證雖在於內。而久視傷血。久卧傷氣。久坐傷肉。久立傷骨。久行傷筋。名為五勞。大飽傷脾。大怒氣逆傷肝。強力舉重坐濕地傷腎。形寒飲冷傷肺。憂愁思慮傷心。風雨寒暑傷形。大怒恐懼不節傷志。名為七傷。金匱止云。食傷憂傷房室傷饑。飽傷勞傷六者。詳略稍異。而大旨則同。蓋以勞與傷。皆由外及內。以致內有乾血。外形甲錯等證。此上下截四扇。為勞證之大綱也。中間以虛煩不得眠證。另叙作一小頓。行文變換。非大作家不能領會。至於附方。千金翼。補入先生炙甘草湯一方。為熱極而燥者。指出救陰滋養之中。必用薑桂大辛以鼓其氣。氣之所至。水亦至焉。肘後方。補入先生獺肝散一方。為冷極成勞者。指出陰邪依附之患。必得獺肝應月而增減。正陰得位。而陰邪化焉。此二證。時醫一目為百日勞。一目為勞瘵病。萬死中猶尋出一線生路。古聖賢濟人無已之心。數千年來。無一人發揮得出。誠一大可恨事。

正 旦 合 觀仲景文。上半桂枝龍牡湯。建中湯。腎氣丸。皆以陽虛立論。是益陽以和陰之法也。此為上節。下半酸棗仁湯。大黃䗪蟲丸。皆以陰虛立論。是補陰以和陽之法也。此為下節。其薯蓣丸。則為陰陽。

雨虛之治法。薯蕷丸一節乃是上下過渡條理顯然。脩園乃於補陽諸方皆註為補陰之法。謂以陽生陰而斥後人補陰之謬。將仲景酸棗仁湯正論補陰者。註為過渡之文。不甚着重。使仲景不偏之論。反形其偏。脩園之過也。

尤在涇曰。風氣不去則足以賊正氣而生長不榮。故薯蕷丸為要方。乾血不去則足以留新血而滲灌不周。此丸為上劑。愚按此丸從內經四烏鵲一蘆茹丸悟出。但不如四烏鵲一蘆茹丸之平易近人也。王晉三云。鑿道血薄虛勞。脉證九條首條是汗出而風吹之。血凝於膚而為癰。然癰未至。乾血後六條是諸虛不足而感勞。然勞亦不至於虛極。故治法皆以補虛和榮衛去風氣為主方。若五勞虛極薄而成乾血者。悉皆由傷而血瘀致為乾血也。假如陰之五宮傷在五味飲食自倍則食傷於脾。西方生燥在臟為肺。在志為憂。憂不止則榮濁衛除。故憂傷於肺。以酒為漿。妄為常。女子脫血醉入房中。則飲傷於肝。嗜慾無窮。精氣弛壞。則房勞傷於腎。穀氣不盈。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熱陰虧。則饑傷於胃。尊榮人有所勞倦。喘息汗出。其傷在榮。若負重努力人亦傷於榮。榮氣屬心。故勞傷於心。諸傷而胃亦居其一者。以五臟皆稟氣於胃。為四時之病變。死生之要會。胃熱液涸。則五臟絕陰氣之源。而絡濁血乾愈遠。故饑傷亦列於臟傷之間。其第七句是總結諸傷。皆傷其經絡榮衛之氣也。細繹本文云。腹滿不能食。肌膚甲錯。面目黯黑。明是不能內穀。以通流榮衛。凝澀瘀積之血。卒不可破。即有新生之血。亦不得暢茂條遠。惟有日漸羸瘦。而成內傷乾血勞。其有不死者幾希矣。仲景乃出佛心仙手治以大黃䗪蟲丸。君以大黃從胃絡中宣瘀潤燥。佐以黃芩清肺衛。杏仁潤心榮。桃仁補肝虛。生地滋腎燥。乾漆性急飛竄。破脾胃關節之瘀血。䗪蟲性升入陽分。破血水蛭性下入陰分。逐瘀。蟾蜍去兩脇下之堅血。䗪蟲破堅通絡。行陽却有神功。故方名標而出之。芍藥甘草扶脾。胃解藥毒。緩中補虛者。緩舒也。鱗也。指方中寬舒。潤實之品而言也。故喻嘉言曰。可用瓊玉膏補之。勿以耆术補中。失却寬舒胃氣之義。

附方

千金翼炙甘草湯 治虛勞不足。汗出而悶。脉結。悸。行動如常。不出百日危急者。十一日死。

義